



两个疯疯颠颠女生的成长故事，
当青春逝去，
留在我们心底的那个人，
和怅然若失的淡淡忧伤，
却永远清晰……

丁嬋娟 / 著

谁的信仰 一米宽

汕頭大學出版社



两个疯疯颠颠女生的成长故事，
当青春逝去，
留在我们心底的那个人，
和怅然若失的淡淡忧伤，
却永远清晰……



丁嬋娟 / 著

谁的信仰 一米宽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的信仰一米宽/丁婵娟著. —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5.5

ISBN 7-81036-584-3

I. 谁… II. 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14543号

汕头大学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 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

谁的信仰一米宽

作 者: 丁婵娟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

责任技编: 姚健燕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 515063

电 话: 0754-2903126 0754-2904596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10千字

版 次: 200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册

定 价: 18.00元

ISBN 7-81036-584-3/I · 149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177号祥龙阁2202室
邮编/510620

电话/020-85250103 传真/020-852504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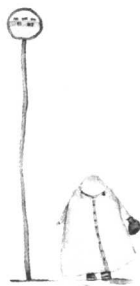
马新发行所/城邦(马新)出版集团

电话/603-9056 3833 传真/603-9056 28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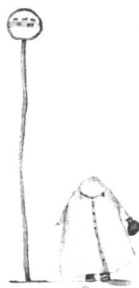
E-mail: citeckm@pd.jaring.my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 | | | |
|-----|-----|-------------------|
| 1 | 第一章 | 就你把我调唆的 |
| 14 | 第二章 | 我不想告诉你他是谁 |
| 28 | 第三章 | 你就安心高考好不好 |
| 42 | 第四章 | 没事你拜谁 |
| 53 | 第五章 | 你不闹出走了吗 |
| 68 | 第六章 | The End |
| 84 | 第七章 | 高中，我们都干了些什么 |
| 99 | 第八章 | The new beginning |
| 114 | 第九章 | 你也该说说冯小天了 |



- 129 第十章 把信仰输了
- 143 第十一章 忘了地址的情书
- 157 第十二章 你怎么又回来了
- 172 第十三章 你拽得年轻吗
- 188 第十四章 青春是干净的纯白
- 202 第十五章 是谁就该怎么活
- 216 第十六章 成长就是不断地遗忘
- 231 第十七章 一米宽的信仰
- 250 第十八章 在过去和现在之间选一个未来

第一章 就你把我调唆的

1

早在武子轩发育成型以前，故事中就有了马哈。也就是说，马哈对于武子轩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哈是一个雕塑家、一个教育者、一个掌舵人，她把握着武子轩的脉搏牵动着武子轩的心脏挑逗着武子轩的每一根神经，她总是在武子轩的大脑中搔首弄姿，把武子轩搞得没头没脑甚至有点没心没肺。这次的出走，就是马哈调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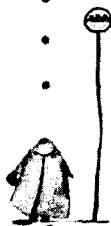
武子轩本来是个好孩子，小时候就是。

她小学的时候就从来不闯红灯，不但红灯时不走，就连绿灯时也停下来让那些闯红灯的人先走。中学的时候有十来个男生追求，她原则性地一一回绝也和他们成为了不错的朋友。高中的时候尽管不再像初中那么冒尖，但也不做凤凰尾巴。大学还是未知但也不至于一个人进大学三口之家一起毕业。

第一章

就你把我调唆的

·
·
·



可是马哈呢？

小学的时候学跳芭蕾结果倒让跆拳道老师看中了。中学的时候玩放大镜结果把台板弄着火了。高中的时候崇尚了单身鄙视了爱情，每天上数学课却在研究护肤秘诀。马哈这样的女孩一看就是缺爹少妈的，这是武子轩小学认识马哈不久后给出的评价。当时就愣把马哈唬住了，你怎么知道？马哈对她大声叫着。我怎么知道？你扣子扣不齐皮带系不好红领巾戴不正，就你这个样子哪像有爹妈的啊。武子轩那时也就是想嘲笑嘲笑她邋遢，没想到马哈的父母真的还就离了婚，爸爸不知是跑去了日本还是墨尔本，马哈怎么也回忆不出。马哈的妈妈养着马哈也不容易，每天替别人看管小孩供吃供喝，一到寒暑假马哈也像个幼儿园阿姨，每天领着排好队的小孩在小区溜达，就跟开拖拉机一样。尤其是在马哈读高中以后，人型和穿衣服的样子越发地靠近成年人，这就更像年轻妈妈的闹剧了。她也不在乎这些，这些或许她早就习惯了，自从她爸爸离开后，马哈就知道她的妈妈为了多赚钱就像个保姆一样，小孩子还是有虚荣心的，长大了还真的坦然了。武子轩就欣赏马哈这点，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忍气吞声地倒像极了她的大智若愚。

武子轩和马哈在同一所小学，同一所初中，同一所高中。

小学的时候她们两个并不很要好，有一次中午吃饭时有男生故意把肥肉扔在了武子轩的碗里想惹恼她来打架，马哈看见了便大义凛然地一把将自己的饭全都倒在了那个男生的书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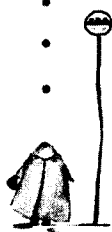
里。她那时只是出于对同性的尊重和袒护，却从此结下了像双胞胎一样的好朋友。

马哈或许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从小就厌恶虚情假意。初中以后，班级里出现了一对对苦命鸳鸯，才刚刚渐入佳境就被马哈藐视得无地自容。到后来考试紧张的阶段，马哈竟然成为了老师的“扫黄先锋”，做不出题了就用老师给的补贴金买罐可乐在操场上“捉奸”。全班都认为她是官迷，为了在老师面前耀武扬威竟然出卖同窗，只有武子轩知道，马哈是恨屋及乌。也只有马哈的协助，武子轩才得以没有被那些男生追得焦头烂额。

马哈说，爱情多卑劣。

她说这话的时候武子轩在吃熟泡面，就你懂，真正的爱情就像这叉子，她举起手中的用具说，单刀直入有如万箭穿心，疼痛难熬但是又离不开，边说边用它撩起了面条。马哈瞅瞅她手中的饭碗说，真正的爱情就像这浑汤，滚滚红尘有如飞砂走石，疼痛难熬但是甩都甩不掉了。武子轩也看看泡面，没再吱声，其实心里并没有妥协。我知道你还没想通，马哈看出了她的心思，但是你想啊，是吧，我经历不多但至少不比你少，我看的总比你多吧，爱情的结局就是坟堆，分了是坟堆，结婚了不也是爱情的祭奠吗？你又知道了，谁说了结婚就是爱情的结束了？武子轩更不满意地开始摇头。

我爹妈就是生动鲜活的例子。马哈把头瞥向窗外，嚼动着



没有口香糖的嘴。武子轩突然就心疼了她起来，便说，别生气呀，我不吃方便面了，去肯德基怎么样啊？我请客。

马哈就立刻跳了起来，你大概有三年没说请我吃饭了。

武子轩和马哈进了就在她们家马路对过的肯德基，一阵冰冷的风袭了过来，把马哈刚才的重重心事吹去了一半，还剩下那一半是她担心武子轩的钱有没有带够。

你看随便来点就行了，意思意思。

马哈和武子轩打完了招呼就上了楼。武子轩突然觉得她变得善解人意了，却不知道就在那个楼上，马哈将对她说出她策划以久的出走。

2

马哈一边大口大口地啃着汉堡，一边把可乐里的冰块倒进嘴中，在有限的剩余空间里和着热乎乎的鸡肉一起嚼碎。武子轩拉着她的胳膊劝她少这样折腾自己的胃。

我说，我就是想搬出去了。马哈对武子轩说。

你已经很省事啦，一张嘴对一张嘴，我是一张嘴对一双嘴啊。武子轩搅动那些冰块发出咯嘣咯嘣的声音。

所以我才想着来叫你啊，我这是在想方设法雪中送炭解救你啊。

不觉得，我简直就觉得你是在火上浇油，不是又想让我跟

我爸妈闹矛盾去吧？

哎，你说你这丫头。

马哈不再言语，低头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那些亦幻亦真的人浮现在了她的脑子里，她觉得一点也不愉快，远不像她表现出的那么愉快。她的妈妈为了她的考试又到处去打听消息，花了不少的钱不少的精力，马哈每次都想着要好好考试好好报答她的妈妈，可是她只看见一座巨大的山颤巍巍地耸立在她的面前，一阵微风都能让它山崩地裂。她以前说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住校的时候武子轩也发现了她与众不同的生活经验。她似乎已经可以承受任何压力适应任何事情，可是现在她发现，她并没有像她表现出来的那么坚强，甚至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能让她崩溃。

想什么呢。武子轩看见马哈发了很久的呆，便用胳膊撞了她一下。马哈的幻想像泡泡一样碎了，她更加地悲伤起来，没想到自己的想法就跟泡泡一样易碎。

你干什么啊，撞我干吗，我在培养哲学思想呢，别烦我。

别想了啊，跟我聊聊天啊，不就想一起搬出去住吗？我去努力一下好了。

真的假的？

去努力是真的，成功就不知道真的假的了。

行行，你那么好的口才，我相信你，而且，尽心就好了。

马哈愉快地唱起小调，武子轩突然发现，她真的就是一个执著



而且简单的人。

马哈的手机适时地想了起来，喂喂喂喂喂，马哈胡乱地吼了一通，怎么样啊，谁啊？哦，妈啊，别急啊，丢哪里啦？不就两个未成年嘛，能跑去哪儿，看把你急的。我现在啊？我在学校自习呢。我放了学就回来给你找，啊，别急。

马哈挂了电话，对武子轩耸了耸肩膀。

我陪你去找吧。武子轩对马哈说。

找什么呀，你看那俩孩子一饿就得回来。马哈继续搅动冰块哼着小调。

你看你这幼儿园阿姨当的，那是小孩，不是老马，饿了也不识途啊，万一真丢了你妈不哭死啊？武子轩替马哈着急着。

你看把你们给急的，俩孩子，一起消失，你说能有什么情况？私奔呗。这也不知道，你不是爱好爱情吗，那就成人之美咯。

俩小孩私奔，你看这爱情把我们马哈给闹得，跟弱智一样。

马哈听着就扑哧一下笑了出来，我逗你呢，什么丢了小孩，我妈就是丢了我，也不会丢了那群崽子啊，刚才那电话我没吼两声他就挂了，我也不知道那是谁，不管他咯，跟你装着玩呢。

好丫头，现在敢骗我了啊。武子轩一把揪着马哈的胳膊，使劲地拧，疼得马哈直嚷嚷，大娘我再给你买块鸡去，你别那

么崇拜我的肉啊。

武子轩放了手，这是你说的，去吧，我先给你揉揉。武子轩把一直捏着可乐杯的那只手伸向马哈的胳膊，上下地搓着。

你真是不识好歹啊。马哈也把湿答答的手伸向了武子轩的脸，引来一阵尖叫。

咳，小姐，如果你们吃完了的话就让一下吧，我们等了20分钟了。

武子轩和马哈一起抬头，看见一对小情人捧着餐盘站在她们面前。

哎，对，我们吃好了，走吧马哈。武子轩站起身想拉马哈，却被马哈甩得老远。

凭什么呀？我丢了侄子都还没急着要走呢，凭什么现在就得给你们小两口让座啊？马哈一副泼妇样，吸着空可乐杯用尖刻的语调说。

你闹什么呀，好端端的又闹。武子轩摆出生气的样子，一把拉着马哈出了快餐厅。

3

午后的阳光照得武子轩懒懒地直想睡觉。马哈抚摩着自己的大腹一个劲地喊吃多了。那你还赖在那儿不肯走，搞得人家经理请客一样。武子轩甩甩手想起她刚才的泼辣行为就觉得非



常悲哀。怎么了，我丢你脸了还是怎么的。马哈又大声嚷起来，武子轩赶紧低头不语，一只手拐到马哈的腰间作势往自己的身体这边揽了揽。

你也就只能在我这边装装好人，其实你是哪种人我最清楚了，也是一棵小草，墙头草，随风吹随风倒。马哈扳开了她的手，唬着脸说。

再提这事就不够姐们儿了啊。武子轩笑了起来，用肩膀蹭了蹭她。

行，你都不提了我还提什么呀，毕竟我是大家闺秀呀。马哈也笑了起来，下午怎么办？

补课去呗，你想干什么啊。武子轩奇怪地看着她，你忘了在老板那补数学了吗？

我知道啊，可是刚才那电话好像就是来通知今天下午不补了，大概老板有事。

你怎么回事啊，难得你那废铜烂铁响一次，你什么意思啊？

武子轩嗔怒起来，停下脚步看着马哈往前走去的背影。

我不就不让你担心嘛，顺便下午好陪我去逛逛嘛，要是我刚才就告诉你了你肯定就转身回家了，我这叫泉眼无声惜细流啊。马哈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手臂做手势，向她迎面走来的人都投来异样的眼光。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就知道没看过美女，是吧，小武子。马哈拖着长长的音调回头看武子轩，发现

没有人站在她身后，朝后 50 米望去才看到武子轩远远站在那里看着自己。马哈走了过去，怎么了啊这是，犯得着扔下我吗？

你说说到底今天下午补不补。武子轩看着她，异常认真。

马哈掏出了手机，你回拨刚才那个电话吧，我听声音像是严明的。

武子轩拿了她的手机按了那个电话号码，果然听到了严明的声音，也听到了不补课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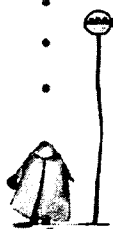
你就是这样。武子轩把手机递给马哈，拎不清形势的。

那你去不去啊？马哈接过手机，恳求地看着她。

去吧。武子轩拉着马哈的手朝地铁站走去。

马哈喜欢地铁。她说这是个阴暗的场所，地底下的性质永远是个避风塘，没有阳光的娇媚就是马哈的追求。这里不够阴霾，但是很暧昧。在这里她可以领略到所有的地球人：男人、女人、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他们或者用报纸遮盖住自己的面孔，或者用别人的脸摩挲自己的嘴，他们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室内交流场所，没有语言，只有肢体和那些永不停息的脚步声。马哈把这一切爱到骨子里去了，所以武子轩也被调教得大彻大悟，你在公交车站上看见同性恋吗？那在地铁里就不少见了吧？武子轩当时就琢磨出了这个，差点没把马哈气背过去。

坐地铁就可以直接到人民广场，下来就是马哈喜欢逛的迪



美。武子轩以前痛心疾首地看见过马哈就在那里不作任何杀价的举措，结果连回家坐车都觉得太小资了，应该用步行。马哈后来才知道那里的东西不是用来买的，是用来看的。

武子轩无聊时就会和马哈一起来逛这里，小时候觉得这里是市中心，有东西买而且真迷了路也不紧张，四通八达地往哪个方向都可以回家，长大了觉得这里特别亲切。只是马哈怎么都分不清哪个是上海大剧院哪个是城市规划馆。这是可耻的，马哈说，特意提醒了武子轩谁都不准告诉。

武子轩和马哈下了楼梯钻进了又一个地下工程，一阵人声鼎沸的热气就扑了过来，这里永远都那么热——闹，马哈扇着餐巾纸说了句“热”，然后拖长了声音看到了许多的人，补充了一个“闹”。

哎你说，你带了多少铜板来啊？武子轩很嘲笑的样子看着马哈。

死丫头，要你管，我就带了够买杯可乐的，要不你赞助一下？马哈白了她一眼，心生不悦。

你别再拿你的钱去赞助那些小摊主就不错啦。武子轩又笑了起来。

你怎么回事啊？早知道就不带你来了。马哈听着觉得心灵受到了创伤。

呃，这链子怎么卖啊？马哈刚创伤完毕就看上了眼。姑娘你真要阿姨给你便宜点。那位慈眉善目的摊主一副诚恳的样

子。多少啊？马哈不耐烦地问。你看我这摊子也不容易，每天要交 120 块钱的摊位费，是吧。多少啊？马哈被她说得皱起了眉头，你快点报个价。姑娘你看这做工是比较细的，所以价钱也上了点。多少啊？马哈的眉毛就快扭断了。姑娘，一看你就知道是个好人，阿姨给你 120 块钱怎么样啊？

我给你 120 块钱，不拿你这链子，你把这摊位租给我一天好吗？

.....

马哈说着拉着武子轩离开了。

4

那天马哈只花了来回的车钱。

武子轩回到家里以后看见爸爸妈妈正襟危坐地在沙发上，家里安静得什么声音都没有，武子轩第一感觉就是马哈连同严明骗了她。所以她采取了沉默的政策，毕竟逆来顺受向来是一个比较受双方青睐的方法。

小武啊，你去哪里了啊？妈妈先开了口，女人就是政治家，这是谁说的？

怎么了啊？武子轩也是将来的女人。

你没学过“量的积累，质的飞跃”这个真理吗？厚积薄发啊。你这样作了那么多孽马上高考要失利的呀。



我怎么了啊这是？武子轩一头雾水，我牺牲自我推动市场经济怎么就成作孽了呢？

小武啊，你这样真的不好。爸爸开口说了一句。

唉。妈妈跟着摇了摇头，扔下一封坐在屁股下面很久的信，和爸爸一起进了房间。

武子轩拿起这封信，一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信封上，当然不是收信人，那是她自己，在右下角有个她熟悉的名字：冯小天。

武子轩拆开了信，看到的全是她早就猜到的内容，尽管兴趣全无但还是放不下手，谁让这个名字那么吸引她了呢？她为了这个名字甚至可以不顾这个名字背后的人，只要看到就兴奋得上蹿下跳，有时却也是黯然神伤、睹物生情。现在，这个名字的代表人换了一个，可是武子轩依旧喜欢，依旧可以突出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

轩：

展信好。

看到你的信有点吃惊，你居然可以对着一个陌生人像讲故事一样讲述自己的经历。而仅仅因为一个名字。

我不清楚他之于你意味着什么，也无从了解。而他于我而言是空白，我并不想排斥，但也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别扭的巧合。